

# 你的夏天

여름  
여름  
여름

## 还好吗？

〔韩〕金爱烂 著  
薛舟 译

韩国文学  
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韩国文学  
丛书

# 你的夏天

## 还好吗？

[韩] 金爱烂 著 薛舟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712

너의 여름은 어때니(originally published as 비행운 in Korean)

© 2012 by Kim Ae-ran(金愛爛)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n 2017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夏天还好吗? / (韩)金爱烂著;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11551-8

I. ①你… II. ①金… ②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5397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4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3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51-8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译者序

金爱烂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年轻女作家,按照国内通行的说法,她应该算是“80后”作家了。2002年,年仅二十二岁的金爱烂凭借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荣获首届大山大学文学奖,正式亮相韩国文坛。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相继斩获《韩国日报》文学奖、今日年轻艺术家奖、申东晔创作奖、李孝石文学奖、金裕贞文学奖、年轻作家奖、韩戊淑文学奖等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2013年,金爱烂凭借中篇小说《沉默的未来》获得最具权威的李箱文学奖,宣告自己跻身于韩国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行列,并且也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作家。

作为“80后”的年轻作家,金爱烂却不是那种离经叛道的类型,而是顺从地从前辈作家手中接过世态小说的接力棒,凭借细腻真实的描写,刻画出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和喜怒哀乐,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当代韩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低姿态,让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以至于每有新作问世,辄有洛阳纸贵的热烈反响。

金爱烂深受读者欢迎,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作品主人公的

力量。尽管他们都艰难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却又自信满满,从来不失笑容和希望。那些未成年或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主人公们之所以没在纷繁的生活面前屈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丧失对自我存在的肯定。金爱烂表达“对自我存在的肯定”的独特方式就是对家庭罗曼司的想象力。正因为有了这种想象,他们才不会丧失对自己出生和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肯定。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出生?不经意?偶然?《爸爸,快跑》的少女主人公的确是不经意、偶然地降生于世。尽管如此,她还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说得过去的意义。这种令人怜惜,同时又很了不起的想象非常强大,就连《我的忐忑人生》中患有不治之症的十七岁少年也把自己的孕育和出生瞬间描绘得非常美丽。这样的主人公给予读者以强大的榜样力量,让人面对困难也变得强大。

《你的夏天还好吗?》是金爱烂的第三部小说集,出版于2012年。这时的作家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文学想象力和现实感受力已经与初入文坛时不可同日而语。简单地说就是“更现实”,自然也就更无奈。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经济增长乏力,2012—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2.6%,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夹在中间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寻求更稳定工作以应对未来的心理非常普遍。社会现实反映到金爱烂的文学世界里,那就是从前的肯定的想象力,充满希望的前景似乎消失了。比如《水中的歌利亚》的少年对前途和命运的迷惘,比如《三十岁》中的少女,曾经的笑容和希望在现实壁垒之前轰然坍

塌,逐渐走向绝望。

当然,金爱烂并没有轻易放弃希望的绳索。《那里是夜,这里有歌》的主人公本来生活就不如意,再加上非法滞留的朝鲜族妻子拖欠的住院费,于是被逼上了绝路。从已故妻子留下的录音带里传出了中国话,“我的座位在哪儿?”这句话代表了他面临的绝望处境。但是,只要他不止于自己的座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就不算彻底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可以看作是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寻找渺茫希望的艰苦奋斗的记录。

稍微遗憾的是,金爱烂在推出长篇《我的忐忑人生》之后,忙于结婚生子,文学创作上似有疏忽之嫌。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所以才会创造出这样的文学世界。我们只能祝福她的生活,同时期待她的新作早日问世。

薛舟

2016年3月4日

## 目 录

你的夏天还好吗? .....	1
虫子 .....	30
水中的歌利亚 .....	56
那里是夜,这里有歌 .....	85
一天的轴 .....	115
角质层 .....	139
尼克塔酒店 .....	169
三十岁 .....	198
作家的话 .....	220
韩国文学丛书书目 .....	221

## 你的夏天还好吗？

前辈约我见面。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我说今天有事。前辈以不符合前辈身份的口气问，几点？傍晚我要回老家。我磨磨蹭蹭地摸索着手机，又补充说，参加朋友的葬礼。“啊……”前辈答应一声，慢吞吞地问，那下午怎么样？

我翻了会儿抽屉，干脆整理起了衣服。尽管是六月，外面却很热。我取下书桌上的收纳箱，统统倒在地上。家里满是往年的灰尘，纷纷扬扬。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我想把冬天的衣服挪进箱子，再把夏天的衣服装进抽屉。衣服大小不一。体重总是起伏不定。最瘦的时候和现在差了二十公斤。半年前我第二次辞职，身体迅速膨胀。有段时间我总是趴在地板上盯着笔记本，吃着零食上网，或者追看美剧。前辈好像也是从别人那儿得到我的消息，才跟我联系，否则大白天也不会提出那么突兀的要求。我早就讨厌沉重的冬装了，于是兴奋地挑选着夏天的衣服。去年



真的买了好多衣服,每个季节都买,什么流行买什么,想买就买。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发现了打扮漂亮的乐趣。买了衣服就要见人,见了人就要喝酒,喝了酒就要犯错,犯了错就要后悔。这些我都知道。不过,这种模式也让我心安理得,感觉自己没有严重脱离社会语法。当时我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

只有高三那年,我的体重远远超过现在。有一天,我正大口啃着没切片的吐司面包,正在看电视的爸爸突然大喊:

“别吃了!”

平时家人之间很少说话,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爸爸。爸爸的斯文和温顺远近闻名。无论是以前还是在那之后,我几乎从没和爸爸说过话。算起来,爸爸认真跟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别吃了”。相反,妈妈却鼓励我吃任何东西。现在每到节日,妈妈仍然在亲戚面前夸我:“这孩子一起床就吃年糕,水都顾不上喝。”不管我是四十八公斤,还是七十公斤,妈妈都说现在这样正好。面对父母的反应,我的态度也很淡漠。直到那时,我还以为自己的赘肉是婴儿肥。

夏装没有期待的漂亮。都是看一眼就兴冲冲买下的衣服,现在看来很奇怪。流行怎么那么快就过时了?这还没过多久啊,皱巴巴堆放的衣服便暴露出我寒碜的趣味和购物史,真让人郁闷。去年还得意扬扬穿在身上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现在必须挑出

参加葬礼的衣服。我在裤子和短裙之间纠结不已,最后选择了垂到膝盖的黑色A字裙。幸好有同样颜色的衬衫,用作换季期间的吊唁服装应该没什么不妥。其实,我还有不少黑衣服。

前辈是最早带我走进棒球场的人。他还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弘益大学的独立文化,大学路小剧场的冷清多么令人愉快。他是那种每个集体都会有的亲切又有人气的男人。我从没见过像前辈那样的理想男人。我尊敬他,愿意和他说话,如果他不介意,我还愿意跟他上床。哪怕他有怪异的性取向,我也会说“男人热爱自由,我喜欢服从”,然后紧闭双眼随他而去。当时我对男人有着莫名其妙的偏见。我以为世界上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无趣的好男人,另一种是有趣的坏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不是平的。我也是很晚才醒悟,其实我喜欢的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能够分清人世的复杂和坎坷的男人。当时我感觉前辈是既善良又令人愉快的唯一的异性。尽管自己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我却摆脱不了早熟而且自负的女大学生的傲慢,总觉得同龄的男孩子都是废物。

遇到前辈是在新生欢迎会的时候。当时我在太多的人、太差的空气和太多的商品中间不知所措。当然,校园的草木和春夜凉爽的空气足以令我心动。现在我依然相信树木喷出的植物防御物质“芬多精”里掺杂着爱的灵药。否则,那么多新学期的青春怎

么可能同时兴奋得不知所以呢？繁殖期的年轻人喷发出的能量深情而青涩，露骨却又新鲜。我喜欢在新的城市里迎来二十岁。哲学系人的目光、语气和脸色也让我心生好感。那个年龄似乎理应如此，我总是陷入莫名其妙的忧郁。我喜欢自己的忧郁，甚至期待有人了解这种忧郁。迎新会那天，我悄悄溜出聚集在草地上的人群，也是这个缘故。我想通过自己的不在，让别人知道我存在的事实。我离开聚会，却没有溜回家，而是在人文学院附近徘徊。尽管我不喜欢撒娇、忸怩作态，然而我还是期待有人像寻找隐秘画卷似的发现我，在我额头画个爽快的大圆圈。可是前辈就在那边，在黑暗的人文学馆通道上。走廊尽头的转弯处，站着修长而朦胧的轮廓。我不知道他是去卫生间，还是去看信箱。关键是前辈认出了我。

“你，是美英？徐美英。”

“啊？嗯。”

我惊讶于前辈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同时也隐约感到不安。难道是因为我太胖，引人注目？刚才我在真话游戏中说了个非常齜齜的笑话，结果铩羽而归。

“听说你来自云山，那是我爸爸的故乡，所以记住了。”

“啊，是的。”

“你怎么一个人？”

“啊，我，没什么，就是想点事儿。”

也许是因为借口太拙劣，也许是因为我使劲眨眼睛，前辈轻

轻笑了。

“看你不在,我出来找找。一会儿见。”

我慌里慌张地点头,然后朝着和他相反的方向走去。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觉得应该这样。他朝草坪走了几步,问我,你不去吗?然后转头又说了一句:

“抬起头来走路,小家伙。”

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后来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回答“知道我不在的人”。我说得郑重其事,酒桌当场冷清下来。我也很尴尬,于是放肆地喝酒。那天夜里酒兴正浓,课长鼓动大家玩真话游戏。我借着酒劲对课长说:“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真实,第二讨厌的是游戏啊!”那天应该也是新职员欢迎会。经理说:“哈哈,徐美英小姐这是怎么了?”我像《马粥街残酷史》<sup>①</sup>的主人公那样悲壮地大喊:“我操韩国所有的真实!”话没说完就倒在桌子上了。我套用了电影台词,“我操韩国所有的学校!”然后我穿着套裙坐在椅子上,叉开双腿睡着了。从那以后,我在职场生活中常被嘲笑为“真实恐惧症”“游戏恐惧症”。

“抬起头来走路,小家伙。”

小家伙,小家伙……我不知道这是亲切的表达,还是试图抹掉对方的性别。前辈总是叫我“小家伙”。后来,他用硕大的手掌

---

① 200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导演是柳河,主演是权相佑、韩佳人等。

胡乱抓弄我头发的时候，我会很激动，很舒适，甚至想跷着脚后跟大喊“还要！还要！”虽然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无聊瞬间，可是那天，俊前辈不知不觉地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我额头上画了个红圈。

约定的地点很远。透着樟脑丸气味的夏装放进洗衣机，饭泡进水里，放点儿金枪鱼罐头，吃完后我早早出门。地铁里已经开起了空调。好久没出门了。柔和的淡绿色的风景和阳光射入玻璃窗。闭上眼，深呼吸。感觉透明的芬多精颗粒穿过玻璃壁，一颗一颗渗透进来。

“真好啊，真好，最近的空气……”

我刚吐了口气，立刻感觉到腰部的压力。刚才就在腹部用力，所以肚子鼓鼓的。我担心裙子拉链会撑开。以前也有过，我在交友会上穿着紧身T恤使劲憋气，最后在对方面前连连打嗝。

上午接完电话，刚开始我决定不出去。我讨厌解释自己的近况，也不想让前辈看到我比从前更胖了。前辈没见过我最瘦的样子。我从刚喜欢前辈的时候开始减肥，直到进入公司身材才变苗条。我不由得焦虑起来，要是前辈从我脸上发现了落伍者的神色，那可怎么办呢？光合作用的人身上有光合作用的光芒，吃电子波的人脸上必然流露出电子波的光芒。可是，前辈一句“请你帮忙”让我动摇了。他是那种不愿给人添麻烦的性格，轻易不会

给我打电话。困难的时候能来找我，我很感激，也很开心。吊唁晚点儿也没关系。医院在客运站附近，我计划在父母家里过夜，只要不错过末班车就行。

——到哪儿了？

手机振动吓了我一跳，我下意识地颤抖了。

——我在路上，一点之前应该能到。

——到了大厅给我打电话好吗？谢谢你来。

我用拇指轻轻摸了摸“谢谢”二字，然后呆呆地望着窗外，突然担心自己嘴里的焦味，赶紧从包里拿出口香糖嚼了起来。

前辈也知道吗？我惦念他这么多年了。有憧憬，也有喜欢。也许是，也许不是。是不是都无所谓。反正前辈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战胜他们积累的时间。那个素昧平生的女人，我确信她比我好。前辈选择的女人嘛，当然好了。我心里真想连那个女人也一起爱。起先我也没什么欲望。遇到俊前辈，而且成为朋友，这已经让我很感激了。人生很难遇到真正有共同语言的人。我记得在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的阴湿自炊房里，偶尔能看到前辈的短信，真的让我倍感欣喜。夜深人静，看到通知新消息的微弱灯光，我的心也跟着红光闪烁。只有那个年纪才能写出的单纯而幼稚的句子曾让我深深依赖。前辈认真地听我说话，不轻易做判断，也不给忠告。他经常开些天马行空的轻松玩笑。不让对方难堪，同时又能带来安慰。没多久，我很自然地

加入了前辈主持的诗友会。前辈说喜欢我的文笔。我以为喜欢我文笔的人当然也会喜欢我。我用妈妈给我的取暖费请前辈喝酒,即使裹着风衣在结冰的房间里睡觉都觉得幸福。因为那天,前辈第一次让我请他喝酒。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我在自炊房里混日子,曾给自以为已经很亲近的前辈打过电话。那是星期天,我用手洗干净在冷水里泡了太久而结冰的牛仔裤,然后睡了一整天。睡梦中,我的肺也像来到陆地的鱼那样急促起伏。生活不规律,再加上煤烟和饮酒,我的身体变弱了。那时我养成了习惯,只要感觉不舒服或疲倦就要睡大觉。有时我像嗜睡症患者,昏昏沉沉地睡上两天。那天也是这样,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习惯性地把手前辈送我的《某一天》塞进录音机,打开电源。这是很久以前的磁带,背面是“健全歌谣”<sup>①</sup>。《只有下午的星期天》静静地弥漫在整个房间。我突然很想和前辈说话。

——前辈,我好想去棒球场。

没有反应。正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回复姗姗来迟。

——为什么?

我握住手机,趴在地板上笑了。

——没什么,就是想去棒球场叫喊。

很快,通知短信到来的振动音再次响起。

——你以为棒球场是叫喊的地方吗?

---

<sup>①</sup> 健康向上地描写社会现实的歌曲,老少咸宜,通常与流行歌曲相对。

——那是什么?

不一会儿,前辈得意扬扬地回答:

——棒球场是神殿。

“啊!”我感叹。这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瞬间,心脏发出的效果音。于是,我们互相发送了几条无用的短信,然后相约去棒球场。我又骗妈妈说买书,要钱买了垂到脚腕的白色连衣裙。现在想来,那条裙子土气而滑稽,然而我还记得把它挂在自炊房的墙上,看了整整一周。我担心万一前辈向我表白怎么办,同时又挑选哪件是最漂亮的“内裤”。我抓耳挠腮,这条内裤用于第一次关系是不是太大了。星期六,我终于迈着忐忑的脚步到达蚕室的时候……我们系诗友会的女孩子们正在售票口前叽叽喳喳,像蚂蚁堆。无论弘益大学,还是大学路,都是这样。前辈冲我灿烂地笑着,有时我却感觉他的亲切有点儿粗野。

另外还有个契机让我真心喜欢上了前辈。那个瞬间,我也像前辈认出我那样认出了他。前辈四年级,我二年级的夏夜,全国持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热带之夜。我穿着背心,整个晚上都气喘吁吁。我房间的窗户紧贴着隔壁房间的墙壁,通风不好。打开风扇,吹出的却是湿漉漉热乎乎的风,令人窒息。几次跑进浴室冲凉也没什么效果。太热了,热得我想哭。凌晨,我终于跑出了房间。我打算去网吧或桑拿房里降温。突然间,我又想到了学校。我们系的学生会室里有台小型空调,那是进入国内一流大企业的



前辈捐赠的。学生会室装空调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同学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前辈。前来学生会室休息的人骤然增加，原来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得到了整理。从家到学校步行需要十分钟。现在应该没有人，打开空调躺在沙发上，应该可以舒舒服服睡个好觉。想到全身的汗水会在瞬间挥发，我甚至有点儿兴奋。期待着凉爽温柔的风，我打开学生会室的门。里面有人。修长而朦胧的轮廓，还是我认识的人。他用报纸蒙着脸，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不一会儿，察觉到动静的他慢腾腾地坐了起来。

“哦？”

“前辈怎么在这儿？”

“你呢？”

我犹豫片刻，坦率地回答：

“房间里太热了。前辈呢？”

前辈摸着脖子，不好意思地说：

“我没赶上车。”

前辈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酒味。

“这里有蚊子，还很冷。”

前辈不停地左抓右挠。空调开久了，房间里冷飕飕的。我说上会儿网就走，便朝着电脑桌走去。前辈说“我也是”，飞快地走到我旁边坐下了，跟我隔着两三个位子。前辈和我都没开灯，周围很暗。咔嚓咔嚓，我们之间只有尴尬的鼠标的声音。我习惯性地链接到常去的哲学系论坛。